

云南考试史

YUNNAN KAOSHISHI

海 崧 主编


為國求賢



主编简介

海崧，1934年生于云南省晋宁县，汉族，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共党员。1956年在贵州毕节中学任教，1958年调贵州大方民族中学任副校长、校长。1962年调云南省教育厅高教局，从事高校招生工作。1981年云南省政府批准高校招生办公室成为常设机构，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初任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89年省教育厅改为省教育委员会，任教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1任省教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委高校工委书记。1989年主编的《高校招生学》荣获省图书出版二等奖。1996年退休。退休后，被教育部聘任为国家督学，并多次受省委委派担任《三讲》、《三学》、《团结干事》、《党风廉政建设》巡视组组长。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考试史

上卷

YUNNAN KAOSHISHI

海 淞 主 编
朱端强 肖 敏 副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主任：海 崧

副主任：朱华山 周益群 董云川 朱端强 肖 敏

委员：海 崧 朱华山 周益群 董云川 朱端强 肖 敏
朱金陵 余泽鸿 王 健 任守琨 沈紫金 徐绍华

序

说起考试，中国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曾关注。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必然都有其道理和现实的需要。

在中国，“考试”可谓源远流长。从隋朝实行科举制度算起，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如果言及已经蕴涵考试因素的观察、比较之类的初始办法，则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清末废除科举制之后，中国考试制度兼容中西方教育、教学和选任制度，在更新、变革和探索中继续完善，直到今天，从未停止。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国家，中国是考试的故乡，考试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不管怎么说，一种措施、一种制度，尽管在其实行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改进、不断充实、不断完善，形式、形态不断变化，选拔人才的神髓却不曾改变，甚至“考试”这一名称也历久不变，绵延至今，更受到举国上下的重视和关切。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上一道古老而新鲜的人文奇观。

考试的出现不是人为意志的结果，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当早期社会形态发展到只有通过人才遴选方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程度时，考试便应运而生；当通过考试选拔的人才，主要是王朝管理人才得以成为人上人时，考试日益昌盛；当社会发展得以越来越庞大、复杂，不仅管理人才，而且社会分工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通过考试，工作和生活待遇也不同程度地优于常人时，考试遂大行其道。显然，古往今来，考试既关系国家利益，更关系个人和千家万户的利益。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正是这样，国家重视考试，公众更重视考试；国家关注考试，公众更关注考试。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尽量不言利益而已。1977年，当中央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后，全国各族群众如同久旱逢雨，喜不自禁。备考、赶考之人犹如千军万马，一齐涌上高考的“独木桥”，一时间，盛况空前。这充分反映出考试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一卷定终生，显然不合理。不可否认，考试诞生以来，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不少人才，为不少人才开启了实现人生抱负的机遇之门，也为万众百姓点亮了希望和梦想。同时，毋庸讳言，考试也摒弃或疏漏了不少具有真实才干、禀赋异常的人才，甚至误导了不少读死书、死读书的执著的生命。问题是，在任何时候，只要没有比当时的考试更为合情合理的办法，考试就只能以其无可替代的方式，演绎自己不可能完美、也不可能休止的使命。考试就是这样，爱恨褒贬集于一身，五味杂陈，任人评说，但是，只要有人才选拔，就少不了考试，当然，也少不了议论。

公众对考试的意见或者不满，核心是这一举措的公平、公正程度。

既然考试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公众就不能不重视考试、不能不关注考试、不能不对考试的方式方法表达看法，甚至表达情绪，呼唤考试的公平、公正。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有考以来，考试的改进、改革，就未曾停止。远的不去赘说，就是恢复高考以来的30多年间，高考就一直在或大或小的持续的改革中行进。从过去的不以考试分数为主录取，到以考试分数录取考生，“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高考显示出来的公平、公正，得到了公众的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公众对考试的期望越来越高，意见和建议逐渐增多，并与高考一路同行。用一句当下的流行语来说，考试没有完美，只有更美。这应该是一种常态，也应该这样看待考试、对待考试，考试—不满—改进或改革—再考试，循环反复，力求皆大欢喜。关键是怎么考试更科学、更合理、更让人满意。

这不由让人感到，与考试的悠久历史和公众对考试的广泛认知

相比较，即使是在今天，世人对考试这一丰厚遗产的探究，显然仍是不足。

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山高谷深，远离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历来滞后。就是从战国时期楚国名将庄蹻开滇，挟来中原文明之风算起，云南与内地虽然开始交流，但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云南的教育晚于内地，有考也晚于内地。

有教才有考，言考需言教。教育是考试的前提。由于历史、地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原因，很长时期以来，云南的教育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内地和沿边之间、各个民族之间，一直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总体落后，极不平衡。云南的考试就萌生在这既不可以回避，更还必须面对的封闭落后的瘠土之上。

竖看云南有考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即使是在封建社会漫长的专制时期，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待考试不仅不曾掉以轻心，而且还很注意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有“滇味”的照顾弱势人群的特殊措施，力求公平，维护考试的信度。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考试，尤其是高考，一贯十分重视。云南省一直都采取明确的、特殊的照顾政策，彰显社会主义教育与考试优于既往教育与考试的特色。这些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烈军属、归侨侨眷等特殊人群予以特殊的照顾。几十年来，这些举措一直与时俱进，在形势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努力让考试这一人才选拔方式更好地服务于云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福于各族群众。

考试的公平、公正，主要取决于教育的公平、公正。在云南，只有当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或者说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大大缩小，亦即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了，教育的公平、公正实现了，考生应考的基点基本一致了，考试的公平、公正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照顾政策都是权宜之计。照顾是为了不照顾。这是理想境界。无疑，这不是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的。这就是说，在城乡教育努力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较长时间内，

考试，以及考试指向公平、公正的改革，还要持续进行。何况如今，考试已经由传统的学界领域推行而至社会上众多专业的人才选拔，亦即学校考试已经演进为社会考试。举凡众所周知的公务员考试、会计师、律师、医师，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等等，运用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显然，考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更加深入人心。换句话说，考试与民众的利益联系更加广泛、更加紧密。没有考试的公平，就很难升入好的学校；没有升入好的学校，就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工作，就很难得到好的收入；没有好的收入，就很难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这一现实说明，考试在构建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今天，在全省上下奋发一心，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进程中，其地位、作用和意义远超过去，远在大家的认识和感受之上。现实同时说明，不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意识到还是未意识到，历经岁月洗礼的考试，正在成为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有关方面重新认识并予以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春秋数易，岁月悠悠。早在40多年前，笔者年当韶华之时就与招生考试结下不解之缘，长期从事此项工作，并且一直关注着云南的招生考试。如今，回顾所经历的招生考试的方方面面及那些难忘的时日，不由得心潮跌宕，感慨万千。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与继承。当代社会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发展和创新，都要求人们用更为开阔的眼光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索发展。我国的考试制度历经诸多嬗变而传承发展至今，与过去已经大相径庭。现行考试制度也还在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研究历史经验和价值取向，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我约集有关同志编撰了这部《云南考试史》，一是对云南从古至今的考试史进行全面勾勒，系统记述，集史料于一书，便于对当今考试的改革、发展和创新提供史实借鉴与参考；二是愿能为关注或研究云南考试史的人们提供方便。这样的愿望和目的，得到了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鼓励和支持，也得到了许多同志的

帮助。《云南考试史》终得以问世了，而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忧惶疑虑，不敢妄称；诚若其然，则乃幸甚。

《云南考试史》分上、下两卷。上卷辑录了先秦至近代的史事，主要反映云南早期的教育考试和科举考试，以及清末至民国期间的学校教育考试和社会考试；其内容基本上以年代为线索，按时间顺序编制，便于从纵向系统反映云南考试的历史渊源、衍变脉络及发展过程。下卷辑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史料，主要反映云南各种层次的现代教育招生考试；其内容则按不同教育层次归属类聚，依序编排，各类属之下再按年代编辑，便于按专类或专题集中反映从初等到高等各层次教育招生考试的发展过程及不同特点。

本书的史料收集涉及大量历史文献、方志典籍和文书档案，可谓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尤其有关“云南考试”的史料记载，大多散布，支离琐碎，茫无端绪，得来实属不易。历经几年书山寻踪，文渊索隐，数易其稿，始获付梓。敬请读者诸君指正。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省财政厅的资助，因而得以在书成之际赠送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对此，谨表由衷谢忱。

海 澍

2012年6月于昆明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至元代云南的教育与考试	1
第一节 先秦时期各民族的教育与考量	2
一 原初的教育内容和场所	2
二 云南各民族的教育方式	3
三 考量内容与方法举隅	5
第二节 汉晋时期云南的教育与考试	12
一 学校教学与考试	12
二 察举制在云南	16
第三节 南诏大理时期的教育与考试	18
一 南诏国的教学与考试	19
二 大理国的教学与考试	23
三 南诏、大理时期的文教成就	24
第四节 元代云南的教育与考试	26
一 元朝科举考试的基本政策	26
二 元朝云南的儒学与科举	27
三 元代云南开科取士的影响	31
第二章 明清时期云南的科举考试	34
第一节 云南的童试	34
一 秀才的“进学考”	35
二 岁考与科考	38
三 “五贡”的选考	40
四 教职人员的考试	44

第二节 社学、义学的教学与考试	45
第三节 云南的乡试	49
一 云南乡试的历程	49
二 优待高龄举子	54
三 云南乡试个案分析	56
四 云南“乙榜”的骄傲	64
第四节 会试与云南进士	68
一 会试与殿试的基本规则	69
二 滇云万里赶考路	71
三 会试个案分析	73
第五节 馆选与云南翰林	77
一 明朝馆选与云南翰林	77
二 清朝馆选与云南翰林	80
第六节 制科考试的突破	83
第七节 明清云南的武科考试	89
一 明代云南的武科考试	90
二 清代云南的武科考试	92
第八节 明清云南科举考试的成就与弊端	96
一 科举成就，空前突出	97
二 立朝身正，名宦辈出	98
三 引领士绅阶层的形成	102
四 科举之外有英才	105
第九节 明清云南的书院教育与考试	110
一 书院的建立与教学	111
二 书院的考试与奖惩	115
三 人才培养与学术成就	117
第三章 近代以来云南教育体制的更替	119
第一节 清末云南的教育体制	119
第二节 民国云南的教育体制	123

第四章 近代以来云南的留学和军校考试	130
第一节 云南的留学考试	130
一 留学浪潮从未休	130
二 留学考选的规定与实施	134
三 留学归来，报效桑梓	138
第二节 军事教育与考试	143
一 悠久的历史	143
二 严格的考试	145
三 辉煌的业绩	149
第五章 近代以来云南的高等教育与考试	151
第一节 云南“大学”的发展	151
一 清末“大学”的创办与停办	151
二 从私立“东大”到国立“云大”	154
三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勃兴	155
第二节 大学招生考试的变迁	157
第三节 清末“大学”的教学与考试	167
一 云南高等学堂的考试	167
二 两级师范学堂的考试	169
三 云南法政学堂（校）的考试	171
第四节 民国时期大学的教学与考试	173
一 云南大学的考试	173
二 西南联大的考试	176
三 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的考试	180
四 “国内留学”奖学金与考核	181
第五节 “学业竞试”与论文比赛	185
第六节 云南高等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189
第六章 近代以来云南的中等教育与考试	191
第一节 中等教育分类发展	191
一 中等师范学校的发展	191

二 普通中学的发展	193
三 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	195
第二节 中等学校的考试与奖励	197
一 “普中”教学考试举隅	197
二 “中师”教学考试举隅	200
三 “中职”教学考试举隅	203
四 中等学校奖、助学金与考核	205
第三节 中小学毕业会考	208
一 “学业成绩考试”	208
二 中小學生毕业会考的実施	210
三 中学会考与保送生	214
四 停止“会考”之后的毕业考试	217
第四节 云南中等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219
第七章 近代以来云南的初等教育与考试	223
第一节 清末初等教育与考试	223
第二节 私塾教育和考试的改革	227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初等教育与考试	232
一 小学考试举隅	235
二 幼稚园考试举隅	237
第四节 民众教育与考试	241
第五节 云南初等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247
第八章 近代以来云南的社会考试	249
第一节 法官考试	249
第二节 教育官吏的考试	251
第三节 中小学教师的检定考试	254
一 清末教师的检定考试	254
二 民国时期教师的检定考试	256
第四节 公职人员的考试	260
第五节 县长“挑选”考试	263

第六节 其他社会考试	265
一 自治官员的培训与考试	265
二 土司的培训与考试	266
三 县参议和乡镇民意代表考试	267
四 医师执业资格考试	267
第九章 近代以来云南考试理论述评	270
第一节 外国考试理论的评介	270
第二节 中小学会考的讨论	273
第三节 操行考试的方法论	275
第四节 学科考试理论的讨论	277
第五节 考试改革的总体论	281
附 录：云南考试大事记	285
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02

第一章 先秦至元代云南的教育与考试

“考试”包括广义和狭义两大范畴。广义的“考试”是为了鉴别人的个体差异，含有区别、比赛、考察、考验、检验、试验、考量之义。我们认为，它是人类沿自动物训练自己后代的一种本能行为。狭义的考试是教育行为高度发展的产物，它主要指“学校考试”和“社会考试”。^①前者是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学习，且用以检验其教学质量和结果；后者是为了鉴别应试者是否适应某种社会分工和职事的实际需要。虽然如此，即便人类社会进入狭义考试阶段，其考试方法也常常包括广义“考试”的各种手段。

云南自远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人类，他们逐渐发展成不同的部族。先秦之前，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他们的教育与考试情况，甚至没有更多的文字能说明他们的生活和生产状况。但我们通过考试学原理和大量口传的少数民族文献，可以大体推导出他们是如何教育和考量自己的子孙和族人的。

秦汉以后，中央王朝开始在云南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关于云南教育和考试的文献记载也逐渐增多起来。大体说来，两汉迄于隋初，云南学校考试和社会考试的制度与中原地区应当基本相同，而南诏、大理时期则又具有诸多不同于内地的云南特色。从元朝开始，随着云南政治制度与内地的划一，其教育和考试制度也进一步与全国统一起来。

^① 廖平胜等：《考试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按，以下如重复引证同一文献，只注作者、书名、卷目，以求简洁。凡民国纪年一律改用公元纪年。

第一节 先秦时期各民族的教育与考量

一 原初的教育内容和场所

欲知远古云南各族人民是如何进行教育和考试，首先必须从学理上明白人类教育和考试的起源。关于“考试”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但不争的事实是，有了广义的教育也就同时有了广义的考试。

我们认为，人类教育和考试的行为是沿自动物生存和发展的本能。不难观察和想象，面对“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环境，动物为了后代能够获得和自己一样的生存本领，就自然需要“教训”自己的幼仔。其中，也就自然存在“考试”与淘汰等行为和结果。对动物说来，这种自然而野蛮的“教育”与“考试”，往往伴随着残忍的“择优录取”。动物行为学证明，为了个体或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们会自然杀死或抛弃懦弱无能的后代。这就是生存竞争。

人从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不假，但我们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还不仅限于人会制造工具。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同时伴随着人类所独有的智慧和道德的逐渐觉醒。因此，在原初人群共同的生存活动中，尽管人类同样需要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后代及族群，使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本领，但智慧和道德的力量，又逐渐使聪明的人类抛弃了那些沿自动物的野蛮的“考试”和“淘汰”手段，代之以长辈的示范和训导，个体的学习与实践，集体的互相观摩和教习以及必要的考量措施。

有趣的佐证是中国古代关于“考”字的训诂。汉儒训“考”为“老”；《广雅》释“考”为“问”。从词源学的角度反映出远古曾以年长者执教、主考，而所谓“考试”方式也不过只是“提问”而已。我们从大量少数民族口传文献中，就不难体会到这种远古民族教育和考量其族类的温情与乐趣。

史实和理论证明，社会考试要先于学校考试。远古已有社会教育和考量的行为，但并无其制度。和今天一样，古代先民教育和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运用，而考察或考量的目的也是为了检验其教育或训练的效果究竟如何。“考试学”家指出，和今天不同的是，“原始社会限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文化科学的贫乏，学、考、用三者不必也没有可能独立。一切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

生活的过程中进行”^①。学习、考试和应用相结合，或者说，寓学于用，寓考于学，是我们研究远古教育和考试行为的基本思路。

那么，原初的民众究竟需要教育、学习、运用和传承哪些知识和技能呢？他们又会在什么场合来教学、运用和传承这些知识和技能呢？

第一是生育繁衍和亲族识别的知识。它涉关人类的体能与健康、婚配与家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等。由此导出原初人伦道德和社会关系的认同，导出不同族群对自己祖先和族系历史的集体记忆等等。

第二是生活和生产的技能。它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和发展关系，由此导出原初的天文、地理、博物、数学、军事等知识，导出人类日益增长的劳动和生存的技术。

第三是想象和逻辑思考的知识。这本是所有高等动物共有的能力。无此，则无法指导其正常的动作和行为。所不同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想象”进一步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而“逻辑”也从一种自然的能力变成一种抽象而有用的知识。

“考试学”家指出，考试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关。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人们在共同生活和生产的群体中互相依存。故其上述知识和技能的获取，主要靠已有经验的长者（也许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靠自己的观察、体验、模仿和实践，靠群体之间的互相学习。并没有固定的教育、教学和考量场所。学、考、用也许在劳动现场；也许在氏族的公房；也许在家中的火塘旁……

文字产生之前，教学和“考试”主要靠语言交流。所以，流传至今的各民族人民的口传史诗、叙事史、故事、传说、童谣、民歌、谜语、游戏等文献，它们是古代各民族人民生存发展史的文化载体，其中自然包含着古代各民族原初的教学和考量内容。也是我们研究考试原初形态的主要依据。

二 云南各民族的教育方式

考古证明，云南是人类发祥地之一。1956年和1975年，云南先后发现了人类的“直系祖先”腊玛古猿的化石——“开远森林古猿”和“禄丰腊玛古猿”。此后，距今170万年的直立猿人“元谋猿人”也在云南发现。他们是我

^① 廖平胜等：《考试学》。

国现今发现的最早的直立猿人。进入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之后，云南丽江、西畴、昆明等地都有原始人居遗迹的发现。此外，云南沧源、麻栗坡、丘北、墨江等地发现大量原始岩画，反映了数千年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艺术生活。原始岩画中不同年龄层次的、有序而协调的狩猎、耕作、舞蹈动作和场景，说明当时的“云南人”已具备身体力行的直观教育和实践。

云南民族史家、民族语言学家根据《史记》、《华阳国志》、《逸周书》等史书记载和民族语言研究，初步确定先秦以前（包括先秦时期）最早在云南形成的有三大族群。首先是氏羌族群。他们最早是生活在西北的游牧民族，后来沿青藏高原南部进入云南。往后形成藏、彝、白、纳西、景颇、普米等少数民族。他们是近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祖先。其二是百越族群。他们最初是生活在我国东南一带的古老民族。进入云南之后形成傣、壮、布依等少数民族。他们是近代汉藏语系侗傣语族各民族的祖先。其三是百濮族群。他们最初生活在江汉流域。进入云南后和百越民族交错相居，形成了佤、崩龙、德昂、布朗等少数民族。他们是近代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的祖先。此外，还有古老的“苗民”和“槃瓠”等部族，他们也逐渐从中原进入西南地区。^① 由于交通的阻隔和语言不通，长期以来，云南各民族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他们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战天斗地，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关于先秦云南各民族究竟如何进行教育，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准确的记载。我们只能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对此进行推测和复原。其一是各民族人民传诸久远的口碑文献；其二是残存于少数民族中的传统教育方式；其三是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考试学的相关理论。这也是研究史前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只不过不同研究领域所关注的内容和采用的相关理论有所不同。事实证明，这一研究方法是大体可靠的。据此，我们认为，先秦以前云南各民族教育的主要方式可能有以下几种。

第一，直传式。在生活和劳动中，由长者或同辈人直接对受教者施行教育，俗称叫“言传身教”。传授的内容大多是生活和生产的技能，也应包括与此相关而逐渐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如辩方定位的地理知识、观风测云的天文知识、加减乘除的计算知识、名物释义的博物学知识等等。

第二，家庭式。在每家每户由父母兄长施教。云南不少民族的家中多有

^① 参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